詩集傳附録纂疏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大雅三

說見小雅 〔附錄〕 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其閒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大雅 〔纂疏〕 熊去非詩說曰

按小雅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按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則成王治定功成之時周公制作以此爲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歎洋溢之中而凜然有餘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況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文王之盛德大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若棫樸旱麓二篇詩中有奉璋玉瓚等語要亦羣臣從王祭祀之詩上篇乃方祭從行之初下篇則既祭受福之後當是祭祀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太姜之德疑此亦入而燕飲之樂也靈臺與民同樂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皆是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

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頌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說理或然也

附錄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

可學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

子蒙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之謂古注亦如此左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

亦左之之
黃人傑

纂疏 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人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又一說黃氏曰不顯亦臨亦可以爲甚顯小不顯者言周家之君不自顯如不矜不伐之意○愚謂此詩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詩此章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文王雖已沒而其神靈之德昭明于人故武王得以舊邦之周而受維新之天命次言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則又原其初而求之文王以前不過侯伯之邦周本不顯也乃其大統未集命本不時也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實有以相之於是子孫家其福澤以有天下周邦於此可見天命於此可時蓋一章分爲兩節互文見意反復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以受命不過如此而已然亦後世子孫推原歸美之謂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孟津之會豈計其篤勢之至此也哉文王之心然不得以直遂矣後之說詩者不此之察乃因此篇小序有文王受命作周之詩又見大明四章云有命既集天作之合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二章文明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於是直謂文王受命代商作周甚者又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勝其誣矣殊不知二詩所言天命文王文王受命特不過作配作邑伐崇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若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證之以爲文王受命之實恐亦不過言文王德化所及人心歸往若衆如虞芮質成漢汝被化之類豈曰殷家已

分天下已奄有其二分之七地哉又按雅頌稱不顯凡十一文王三大明思齊抑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執競各一其七爲文王詩文王大明思齊清廟維天之命是也蓋文王自是一般渾然深潛純懿之德所發又當用晦其明之時故見之詩者如此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强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嚴氏曰補傳云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士者王朝公卿大夫總稱王晦叔曰凡周之士於文王未興之時雖曰不顯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黃氏曰非推周召尚父閎夭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不顯之士於世無稱者亦皆世守其爵祿世竭其忠敬以輔周家詩孫孫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賦也

猶謀也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纂疏　釋文曰楨榦牆所立兩木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附録　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　纂疏　嚴氏曰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註以為容止之貌○愚按鄭氏謂周服周之服大意謂上帝之命殷之先既為天子周為諸侯上帝既命周之後則周為天子殷反為周之侯服矣下文侯服于周特互文而言之○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

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附錄】嚴氏曰殷士猶書稱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郊特牲云灌以圭璋註灌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洛誥王入太室祼夏氏解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祼灌古字通用小宰註云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灌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士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於禮以王正祼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以宰贊祼將觀之則灌將之事有以助之矣白與黑謂之黼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董氏曰黼黼於裳常服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兩制也能夫非詩說曰讀詩至厥作祼將常服黼冔一章有以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先代之

後作賓王家脩其禮物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變也常服黼冔猶用商之衣冠也訪于箕子稱十有二祀[illegible]我既[illegible]五祀尚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者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為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夫

○無念爾祖聿丁筆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芳尤反○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通聞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

天而布昭其善惡於天下又度殺之所以發與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甘節之附無遏爾躬曰無自遏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蓋卿逸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與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又一說鄭氏曰義問以禮義問於老成之人謝氏曰書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宣昭也堯帝衛室之問舜總章之訪義問也。愚按有又虞度殷毛鄭之說切謂此章承上章指天之亡殷者愈見命之不易以戒成王而欲其以乃祖文王為法也虞與警戒無虞四方無虞之虞同易曰進退者憂虞之象虞憂也變也詩意若曰天命甚難不可至爾躬而遏絕宜宣布昭明以義問於人我周之得天下行一不義弗為也初何嘗有剪殷之意有虞於殷乃自天耳始之命殷者自天今則有虞於殷者亦自天一旦一舉其難如此可不畏天之命哉然而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遏絕也味此辭旨深乎其嚴哉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夫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
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
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
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
挾四方而有嚴氏曰首二句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
之蓋以此爾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
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
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摯音至仲氏任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尸羊反生此文王賦也摯國名仲
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
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
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曹氏曰摯
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仲氏任繫
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曰太○維此文王小心
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疏 ○愚謂虞芮質成之後，諸侯之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非謂其疆土版圖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合反叶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奬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疏 孔氏曰：穀梁傳云水北爲陽。渭涘音俟。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同州華陰縣入河。涘，涯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牽遍反 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

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輯錄 王晦叔曰俔天之妹言其德可以配天也孔氏曰比其舟而渡之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舟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愚按毛氏云聖賢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耀切謂聖賢之配光輝何以待造舟而後顯且詩但謂不顯其光耳豈造舟為梁制度樸素不事華美以為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户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輯錄 段氏曰文王十五歲生武王 陳氏曰書言受友柔克有私暱之意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

之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
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私也耳
【疏】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鄭氏曰殷諸侯謂八[illegible]武王纘
文王而爲西伯亦自諸侯而起呂氏曰紂以天下之威如林
之衆求敵武王方自此然諸侯乃起奇較強弱計衆寡其心疑
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illegible]計定
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設
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
煌鮮明貌騮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大師
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
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
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
意也【纂疏】孔氏曰鄭箋云騵赤色黑鬣周尚赤亦言戎事乘騵因武
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曹氏曰六師之衆武士
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武王從之乃雨止而清明
嚴氏曰中夜戰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晴明爲得天助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illegible]篇

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緜緜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窯竈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窯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毛氏曰瓞瓝也瓝音雹孔氏曰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呂氏曰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孔氏曰豳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盖不窋時已昔失官竄豳地猶往來他國

至公劉盡以邠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曹氏曰不窋三世至公劉毛氏曰古公豳公也孔氏曰言非一世以古曰古公猶言先公也陶瓦器竈蓋以陶去其上而爲之故謂之陶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〇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循也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視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患乎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舒容之氣象哉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王肅曰與其妃大姜共相其居又著大姜之賢智也〇周原膴膴音武菫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謀悲反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〇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菫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

謀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孔氏曰內則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云芨堇草郭璞注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嚴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言美惡皆宜耳孔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以為證以為爾雅芨堇之堇也說若呂祖之若為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可知其如飴乎實山言河皋河濱雖有惡種無不假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假大耳安能變毒物以為美物毛氏以堇為菜爾文言堇荼食之甘亦為內則公食禮堇荁之堇非爾雅芨堇之堇也孔氏曰飴乾糖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註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士喪禮註楚荊也卜者以其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以灼龜也呂氏曰古之建國以相土地之宜然後稽之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既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已反）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滿彼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迺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王氏曰既聚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而止之孔氏曰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之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眾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嚴氏曰其繩則直者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也劉氏曰一章言謀於岐二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亦於廟次其序如此○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

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皋）鼓弗勝（音升）

〇鄭氏曰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以居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毛氏曰捄虆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也虆以虆盛土籠也錢氏曰捄取土盛於虆也李氏曰公羊傳云投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毛氏曰鼛大鼓也呂氏曰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韓人云鼛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〇愚謂上章雖言板築而重在作廟此章雖言治居室而重在板築謂之曰百堵皆興者蓋不但宗廟有牆居室亦皆興作矣曰薨薨曰登登曰馮馮則詠其聲也故終之曰鼛鼓弗勝者鼛鼓鼓役事者也若曰其聲之相雜鼓聲反不能勝焉且以見其樂事勸功之甚也

〇乃立皋門皋門有伉（苦浪反又苦郎反）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戶郎反）

〇鄭氏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

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段氏纂先生初稿曰
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毛鄭二說皆無明文
可據以皆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
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
矣為鄭學者曰魯衛得有雉庫者所以褒周公康叔也按明堂
記魯事曰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然則魯但得天
子門制而不得同其門名猶曰周公之廟文世室魯公之廟武
世室也云耳為鄭學者又引左傳宋有臯門按今作澤門陸氏
釋文云本或作臯者非則宋亦未嘗有臯門宋先代之後安知
其不得有天子之門哉此不足為據愚謂太王之時未有制度
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
得立焉○愚按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臯門
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外門為臯正門為應而諸侯門當
名庫雉鄭氏謂諸侯宮內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子加以庫雉朱子取毛氏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自斷之
曰太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曹氏曰鄭謂天子加以庫雉然魯有庫雉則非天子制矣其說
明堂位則曰天子五門臯庫雉路應諸侯三門庫雉路二說不
同陸佃謂天子五門臯雉庫路應諸侯則外門曰雉門朝門曰
庫門內有路門明堂位所言者謂魯用王禮故作庫門以天子
臯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是諸侯本無
臯應也其辨鄭氏取毛氏與朱子合故詳纂焉○肆不殄

田典反厥慍紆刎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

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

矣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纂疏】○一說東萊呂氏曰軍閫之容辭衛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叙

周家王業積功累仁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曰張氏曰不絕慍怒昆夷之心內爲之備不廢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內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丘氏曰昆當爲混字誤毛氏曰駾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分竭者其狀如此鄭氏曰小貌曰問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成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詞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附錄　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勃然興起

又曰虞訟時一如今人言敵勢益張樣　義剛

曹氏曰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爲虞公其後爲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一說嚴氏曰虞芮以爭田之訟質其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任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亦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汨其良心如本有物以遏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遏而生意欲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出此而充之此之謂蹶然生言擻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爲我謂其有跡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走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此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爲一定之說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爲者矣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芃芃薄紅反棫雨逼反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璧

王左右趣之（叶此苟反）興也芃芃木盛貌樸樕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五歌反）髦士攸宜（叶牛何反）○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纂疏】曹氏曰半圭曰璋以為瓚柄所以祼也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之用瓚惟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亞祼之事非獨一人嚴氏曰峩峩衣冠偉壯之貌髦士攸宜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纂疏】王氏曰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楫謂之橈或謂櫂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嚴氏曰詩人指山川為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見而言

涇舟皆喜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玁狁皆侵至涇陽則周伐玁狁度涇水可見矣毛氏曰天子曰六軍 ○倬 陟角反 彼雲漢為章于天 叶鐵因反 賦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附錄 只是說雲漢既為章于天上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個 遐沽訂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註訓胡字甚好人哉 纂疏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嚴氏曰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又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 對迴反 琢 陟角反 其章 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皆在矣 附錄 遐不作人卻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

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亹亹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文蔚鄭氏曰春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孔氏曰說文綱綱紘紀別絲綱者綱之大繩舉綱能張綱之目故張之為綱總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細微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皆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麓音鹿榛楛楛音戶濟濟濟子禮反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曾氏曰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在梁州地與岐周相近故取以興焉嚴氏曰詩人托山川以起興皆取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高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東萊呂氏曰陸璣草木疏楛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為斗筥箱器又揉為釵股以曰楛可以為箭

○瑟所乙

反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乎攻反○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孔氏曰瓚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盛鬯酒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黃流秬鬯釀秬爲酒以鬱金香草和之使芬芳條鬯酒色如金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孔叢子記子思云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此章申上章干祿之義

○鳶弋專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鄭氏曰鳶鳥之貪惡者孔氏曰說文鳶鷙鳥擊小鳥風作之則高飛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

氣象周家作人似之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纂疏】鄭氏曰清酒祭祀之酒謂清酒今中山冬醸接夏而成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董氏曰文王時未有所尚而騂牡用牲時以色自別耳李氏曰君子受福豈以清酒騂牡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熯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纂疏】嚴氏曰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祐助而錫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所見之實也集傳或以燎音爾反豈燎之曰燎○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纂疏】鄭氏曰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前人而起嚴氏曰文王豈弟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房九反)大(上同)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孔氏曰左傳定四年祝鮀曰武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十人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太姒文王正妃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王晦叔曰太姒嗣徽音此踰大姒之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故下章言其儀刑之德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孔氏曰書班宗

舉守祧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張氏曰不追王故稱公嚴氏曰御乞背牙鄭如字劉治也陳氏曰收其淵適之意嚴氏曰說者多謂文王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固也此詩所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內助而後聖哉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刑之非美寡妻也猶所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〇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鮑〇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〇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也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刑章所載神人之孚格可謂得為王之道矣故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然去其詩說曰此章承上章而言雖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則所惠于宗公以下之事不顯幽隱乃人所不睹之處而我則常若有臨之者此不顯亦臨也在廟神雖不厭射於我而我則常然守而不懈此無射亦保也無射謂上段罔怨罔恫之意〇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〇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烈不瑕相表裏聞猶前聞也式法也〇承

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熊去非詩說曰人觀大患則所守必移而文王則其德不至於殄絕人與顯融盛大之際則所守必易而文王則無可得而瑕玷缺而文王則無可得而瑕疵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厭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

○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illegible]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孔氏曰長者漸德已[illegible]東萊呂氏曰聖人擇流萬世[illegible]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illegible]之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也[illegible]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人復何斁哉

思齊五章章六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

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賦也皇大臨視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増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曹氏曰宅者宅都于岐自豳視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為西天去商而就周故謂之西顧○鄭氏曰耆老者耆久也歐陽氏曰耆久也言天意惟久之謹其所擇○愚按耆憎式廓集傳以為未詳而又引或曰之說然愚謂耆久之義亦以通式廓雖未詳其義要只是指四國言憎只是憎惡之意憎惡之於彼乃眷顧之於此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莊持反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丑貞反其椐羌居反叶紀庶反攘之剔他歷反之其檿烏劍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

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榦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毛氏曰栵栭也孔氏曰郭璞云栭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嚴氏曰禹貢檿絲謂桑蠶絲中琴絃

○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大音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

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論語或問云太伯之讓無揖讓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大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顧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以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與曾慮公吳季子之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使王季之心但知繼宗元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切居矣使大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心哉

東萊曰大伯長也季歷少也向大伯語又於讓則季歷以兄在為辭兄在而已亡季其肯為之乎二人俱遜則名固美矣而周之王業未可知也太伯初無一言

及於讓乃棄宗國乃洮荆蠻乃斷髮文身以自置其身於不可復用則季歷無以辭其責矣○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于況反或如字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叶獎禮反○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察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也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比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纂疏

嚴氏曰度如寻忖度之之度天初省視岐周之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知其能以靜養令名非有心於干譽者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也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孫子○愚謂王季之心何心也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之心也初何嘗有一毫得國之意惟其有是心所以其德音自彰彰乎不

可掩而其德之徧則如下文云也○帝於此止欲度其心以考
察而其為人耳豈有一毫私於王季之意哉曰度其心初不過如
此言其山之義音皆所嚴氏曰度之說自左氏以制義為度予氏
後有天開度其心之說使天眉眉焉開度其心以成其德音之
清淨則天心亦已自不能不私徇於王季王季若不因天開度
其心則亦將無以成其德音之清淨矣果何足以為天哉何足
以為王
季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於願反無然歆羨錢面反
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攻反侵阮魚宛
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
篤于周祜侯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文所
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
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
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
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
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
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
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

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
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詩人稱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
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故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
伐紂故曰至德必大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
陵上說起後而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
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 曹氏曰阮共近
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 岐周之地自大
王避狄不事干戈民之望周舊矣於是而用師所以對答天下
之心也○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程氏曰
登岸既濟之義也○愚謂文王雖負濟川之聖德前乎此猶未
見於濟出之實事故帝因密人之不恭命文王而謂之曰爾不
可徒如此畔援不可徒如此歆羨以自陷於欲須是勇往直前
出師必濟若涉淵水欲先登于岸可也於是文王赫怒整旅以
遏其徂共之旅以厚我周家之福以對答天下之心焉此是文
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於己
私也阮共距周不
遠故云敢距大邦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
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河反）度
（持洛反）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所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其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幽都依憑小在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與密接境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升其高岡我者對敵之辭文王為所伐密故問罪於密據阮疆之地皆以為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我而戒乃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強以侵弱文王與問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己之地可謂公天下以為心矣豈有一毫時後敵深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密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則謂程邑也此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雖未為君師天下已以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舊說謂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擾乎○愚謂侵字正與侵干之疆侵義同竊意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依然在京不動而出

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徂共文王從阮疆以應之陟阮疆之高岡而以爲我高岡道密人無失阮疆之陵無飲阮疆之泉而以爲我陵我阿我泉我池者視阮疆猶一家也豈密人土地哉此即上章赫怒整旅以遏徂旅之事不動干戈而密人自服度其鮮原以下其字與我字對卻指密而言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之實事也蓋文王於密不過遏止其侵阮共之旅密人即服於崇則負有以致其伐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袁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而伐崇莫

非順帝之則毛氏曰夏大革更也東萊呂氏曰聲以色謂
而非我也聲音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不大聲以
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從私意明德之實也嚴氏曰
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謂天
理自然謂之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孔氏
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衝閑

閑叶胡員反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肩反是
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
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
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
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之
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
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
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
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
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
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
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
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

謂文王之師也【疏】鄭氏曰訊言執所生得者訊問之孔氏曰王藻云聽斷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聝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又曰傳云因壘而降則以兵合不戰此言執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降耳曹氏曰四方無侮容有革面者焉至於無拂則有順化之心矣○愚謂言言恐與于時言言同義衝車入崇境未即攻城崇墉之人言文王之來伐也言言多加貌仡仡韓詩云搖也孔云將壞之貌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經始靈臺叶田節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疏】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天子

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左傳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紀其基址鄭氏曰營表其位也○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下同牣音刃魚躍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論盧門反下同鼓鐘於樂音洛辟音壁廱賦也虡植木以縣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先生初解云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說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

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其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蓋指以釋士云耳段氏曰樂書云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虡飾以贏屬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作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又同同筍故他筍則撫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其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業虡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蘇氏曰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廱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廱之樂黃氏曰辟廱文王之樂名而說者以為文王之學名天子之學曰辟廱以所謂鎬京辟廱者蓋作辟廱之樂於天子之學宮而遂以名之耳此詩所謂於樂辟廱者自於論鼓鍾而言之蓋文王作樂於靈臺之中而民歡樂之想其聞鍾鼓管籥之音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者嘆辭也○愚謂王在靈囿靈沼乃云作樂於辟廱之學若不相關東萊謂或疑是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雜入之彼蓋未嘗知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視游宴之暫御征行

之虡衡無往而不與鼖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因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其詠善矣然所謂與士大夫甚親亦言其人耳終從及鄭李校無相關故備錄黃之說以俟參攷云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素口反）奏公（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嚴氏曰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鄭氏曰下猶後也東萊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辭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

之成必日武焉○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孚尤反○賦也言武王能纘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遂失之則不足以以成其信矣【纂疏】蘇氏曰作起也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

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纂疏】曹氏曰孝思猶舜見堯於羹牆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纂疏】王晦叔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文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侯古反○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附錄】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

釋茲哉叶韻方子 纂疏 陳氏曰許語助也嚴氏曰繩以為準繩而取法也武祖先之迹也。愚按集傳釋祖武自來世指武王言之也若然則萬年受祜與下章皆為期望後世之辭美也謂此詩專詠武王也言武王能明其道於來世使繩其祖之武於萬斯年即詩人期武王壽考之辭受天之祜則祝其福祿之延洪也如是則下章皆詠武王之事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纂疏 王肅叔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万年相與佐助不以為遠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也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纂疏 曹氏曰文

王任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須密阮共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叶呼侯反王后烝哉賦也淢成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釋文云淢韓詩作洫洫深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章遂述作豐之制蘇氏曰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呂氏曰濯如濯濯言明白而不昧也毛氏曰翰幹也曹氏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孔氏曰晒禮畢曰

垣濠氏曰洫如域城如垣不爲高城深洫也。東萊呂氏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禹謂淢從水淢亦從水淢成而有淢成而有濯淢者城下積水之池濯者洫中積水清深十而同濯洛曰氏公伊濯者維豐之垣耳即築城伊淢之義意同而文異者以上言城也以下言水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禹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猶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孔氏曰帝王世紀云豐鎬在長安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鄭氏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益大也嚴氏曰此章以武王之功猶禹治除害濟民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北叶入清皇王烝哉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問鎬至豐邑二十五里武王何

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輯〕劉濟曰都鎬而兆肇學育善之地教化之原也○曹氏曰辟廱文王時爲樂之名而已至武王則遂以爲天子之學蓋古者教養之道必使之成於樂因以爲學名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商人之學謂之瞽宗皆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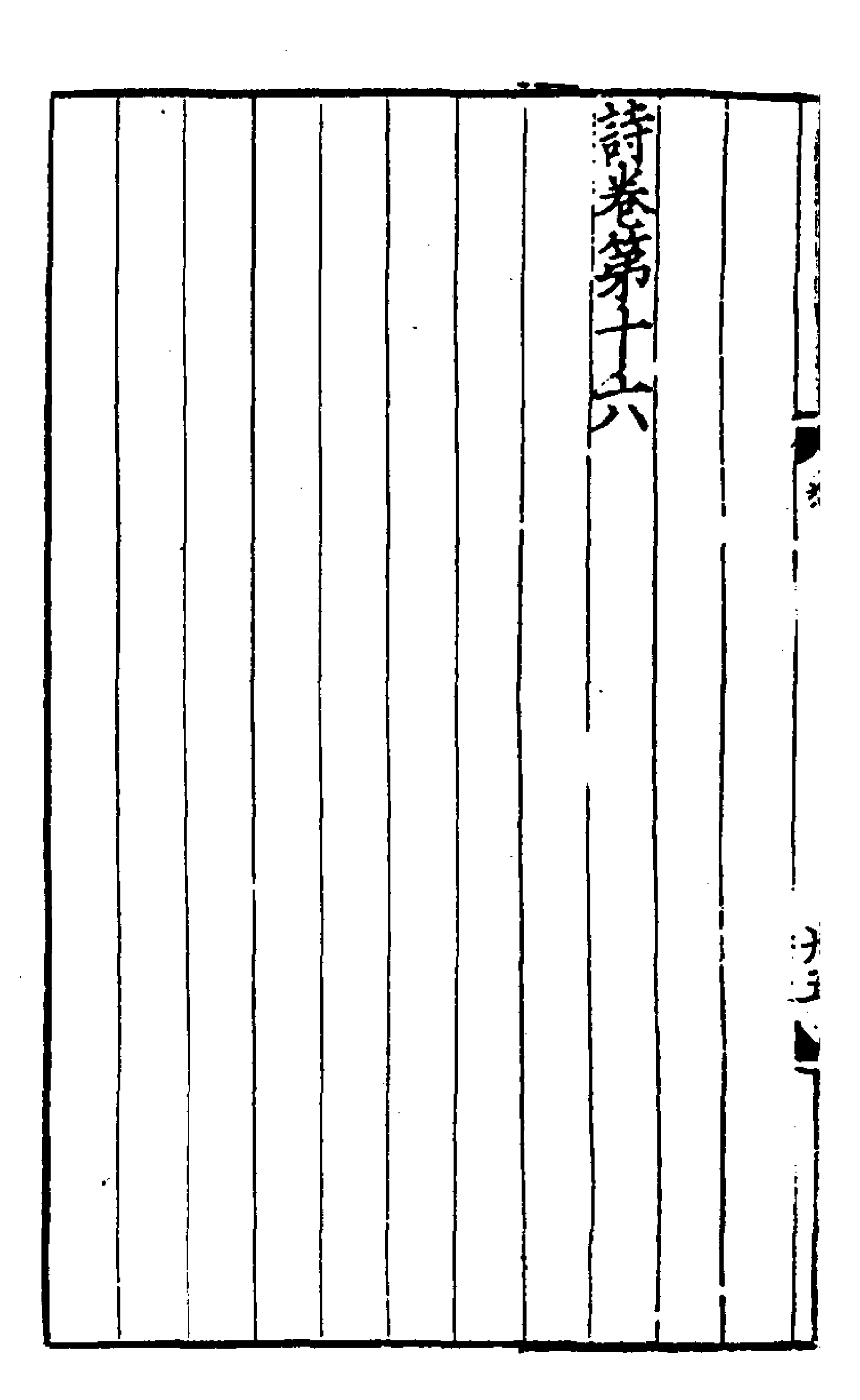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之叶諸盈反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輯〕曹氏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則貞龜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爲遷都邑也則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維龜正之則筮可知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鉏里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武王烝哉〔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輯〕郭璞曰芑今白粱粟好穀也○李氏曰豐水東

有芑以喻人才仕官謂官使之也翼軏翼之翼表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又曰聖人爲子孫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才所謂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君人之道哉●愚謂豐水猶有芑以武王之聖豈無人才之欲仕乎武王之得人才若此則其所以爲詒謀燕翼者至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盡文王剏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王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卷第十六

詩卷第十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時維后稷（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

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附錄

時舉說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先生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將寧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皆闢之若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僞妄然豈可因後出之僞妄而并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焉

叢說

嚴氏曰大戴禮史記諸書皆謂姜嫄爲帝嚳元妃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愚觀姜嫄與后稷之事毛傳初無異說不過謂姜嫄爲帝嚳元妃帝嚳也姜嫄從帝嚳禋祀郊禖履帝跡而行將事齊敏神歆其祀美大之福遂止其身於是震動夙然而覺生子而長養之異爲后稷其說甚正至鄭氏乃有人神跡之說并改敏字爲拇字謂姜嫄履大跡不徧履其拇指之處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

有身鄭氏出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蘇氏潁川子謂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為是說耳故歐陽氏深闢之云秦漢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綴述欲神其事故務為之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是聖賢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詭說譎誕之事欲為高聖且賢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歐公以意亦不過謂高辛次妃簡狄當玄鳥至之辰祈郊禖而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鳦卵之事其辨尤詳而朱夫子猶信鄭氏云者夫豈好怪哉亦以聖人之生異於凡人耳而集傳謂閟宮之詠防濡或頗疑之歐公不信祥瑞文言於語錄遲敘詳及之以備參考云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叶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嚴氏曰此章述后稷生之之易也○王晦

叔曰鄭氏以達爲羊子按說文羊子牽也非達也達只訓通義陸終子副脅而生則古有裂而生者矣○愚謂上帝所以不安寧者不康安其禋祀耳不寧亦不康若有不遑之意故保佑之使之居然生子如達之易以顯其靈異也此章下三句是再提起推本言之以足上文之義○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

閻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嚴氏曰此章述后稷生而見棄之事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禋祀在母十月而生正當冰月蘇氏曰呱泣声書曰啓呱呱而泣○愚按集傳釋腓爲芘而於采薇小人所腓則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於隘巷以足肚遮護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朱子或訓芘其意亦說牛羊以足肚遮芘之矣正如下文鳥覆翼之義或曰牛羊無足肚愚謂牛羊雖無足肚而腓之上股之下亦謂之腓矣或又曰如是則字義經訓作亂化曰字謂牛羊以足肚依倚而乳哺

之岐嶷之勝字正與左傳鬬穀於菟之乎斷似通但未敢質言也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嚴氏曰此章述后稷幼好種殖之事鄭氏曰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別識也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錢氏曰旆旆如旟之貌孔氏曰役謂禾使有行列錢氏曰穟與穗通穟穟禾多穟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余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

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泯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曦或好而遂以其所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竟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嚴氏曰此章述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嚴氏曰有相之道即茀草一端可類見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鄭氏曰發發管時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致中而出鄭氏曰語秀而不實朱子解云吐華曰秀是未生花而將實也孔氏曰左傳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曹氏曰封邰本其所自出所以彰其實也○李氏曰以邰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愚謂此章言后稷輔相稼穡以至有邰家室茀厥豐草始治地也種之黃茂擇其種之嘉穀若種下實實方實苞方如卌所謂蓮房蜂房種不一也苞則漬種而甲矣實種實褎種夫發始布腫之褎然漸長實發實秀挾萼而開華實堅實好充實而且好實穎實栗所垂之穗實栗然而不秕亦既收成之矣即有邰家室待結上文后稷種植於邰而自即邰以成其家室乎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補反恒之穈芑是

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
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遍也
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
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嚴氏曰此章
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述后稷封部
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將以祭神宗廟也釋音汁
中稃音孚穀皮也郭璞曰虋芑亦白一粟皆好穀也○誕我
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
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
軷蒲末反叶蒲曷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賦也我祀承
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
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烝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
具脩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
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
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嚴氏曰此章述后稷祭祀之事
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鄭氏曰惟思也孔氏曰祭不用
牡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鄭氏曰周禮注山行曰軷封土為山象
以菩音負又音倍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氏曰

用羝伏軷以燔近火燒之炙遠火炙之疊山謝氏曰古者社日卜來歲之稼冬至祈來年于天宗皆因此求歲之農事祭副任歲之豐年也

○卬盛于豆五郎反 音成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乙反于今

上與歆叶○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居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一至于今矣輔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迄今幾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歷數百年而此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疏】孔氏曰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疊山謝氏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其間之附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苾芬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亦歆饗此氣耳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愚按鄭氏曰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於豆者當於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蓋美之也鄭氏

承毛氏之說如川諸家多不取之朱子亦歸之成王詩祀郊天
以祭文然以爲觀之則亦但說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初無郊祭后
稷以配天之意至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乃見說歸成王時郊思
文郊祀后稷以配天自有彼篇詩人未必於此篇末章勤入后
稷配天之事也鄭說以爲周之或曰自說我祀如何以下二章
是說成王之時以爲我祀則成王之祀也其說固甚矣然以文
勢考之前章言以歸肇祀是收成之後歸肇祀也既備之后稷
後章言以興嗣歲見肇祀之後以新來歲不應屬之成王况末
章文總之以后稷肇祀則三章言祀皆當歸之后稷文義明白
不必以后稷不當祀天而疑之也此詩前三章是指后稷之
生後二章是說后稷種樹稼穡末二章是說后稷肇祀而後結
之以成十六時即與后稷配天之意亭言文成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之以配天詩外意比如必就末章論
配天之事而求合於文則不免於強通矣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以詩序詁
所用皆郊祀之後亦行後隆頌所之禮也故詩說第
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
章當爲八句則上下詩路皆韻諧協而脊截路文勢
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一章
以後七章以前毋章生民詩是享事詩又得佳
草之首皆有缺字地差是亭那首尾要畫下

武文王行醫等詩抑有反還歌詠伝意思義剛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礼反）。戚戚兄弟（叶待礼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興也）

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此詩上四句本只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

孔氏曰：葦，蘆也。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illegible]。

呂氏曰：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疊山謝氏曰：戚戚者，親愛之情懇懇於胸中，形於聲音笑貌也。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古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

渠略反

或歌或咢五洛反○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illegible]孔氏曰周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筵藉之曰席然則鋪陳在下人所踐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案司几筵所設莞筵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也劉氏曰几牀之遺製也設之几以優尊者也曾氏曰几為尊者所憑以次接代曰緝御更僕是也孔氏曰斝畫禾稼繹傳諸言歌者皆以琴瑟和之孫炎曰其聲驚咢也

○敦音彫弓既堅叶居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侯反叶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賦也敦弓畫弓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個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

焉甚以不侮為德○言孔氏曰敦與雕古今字之異耳
既敦而射以為樂也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
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
謂之鍭鍭者鍭鍭之大名曹氏曰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箭
三十鍭孔氏曰鄉射禮云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
於右射禮搢三挾一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
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今言挾四鍭故知偏釋之小求來呂
氏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皆
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又曰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
射雖畢而燕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酬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
既射之後豈不可乎○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
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耇台湯來
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
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
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
爾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
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
○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毛氏曰曾孫成王
又用引導輔翼以享壽考以介景福也王氏曰醹酒所謂

醹厚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以斗斟酌者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以大斗挹之以酌此句耳凡挹物中不當如此之長也鄭氏曰引翼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介助也景大也東萊呂氏曰此言黃耇台背之老成相與左右我成王或引之當前或翼之為善成王壽考且吉又得老成人以助其大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疊山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謝氏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猶頌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謨郎反。○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王氏曰介爾昭明謂發其智慮黃氏曰猶揚于王庭指也之疊山謝氏曰如傳云天誘其衷啓發其心隱微增益成王之明德也昭明者大學之明明德易之自昭明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

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疏義東萊呂氏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曹氏曰公君也謂卜授祭公之尸尸有曰皇尸者皇上也謂太王王季文武之尸也詩人互舉之耳黃氏曰二說譓備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辭愚以為此非祝辭嘏辭也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疏義爾雅云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氏曰攸所也○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言既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

求錫汝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考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疏】鄭氏曰匱竭也以祭義曰宗廟
之祭也士人則其純心越其行之嬛嬛以致寵之於宗廟之祭然各致其孝敬威儀其得其時也黃氏曰永錫爾類如穎考叔
愛用而施及其公姑斯而已○還謂黃氏訓類似通
下文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是指室家之壼以為類耳 ○其類
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后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
反○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還謂此章
祿福祚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承上文類字
而言指室家之壼以為類若曰君子不但其嗣子如此之孝能
錫及其室家亦如此之孝不曰室家而曰室家之壼不敢斥言
之耳故下文繼之以祚胤
有室家則有胤嗣可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
子萬年景命有僕【疏】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以被爾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
章乃言子孫之事【疏】鄭氏曰被故被孔氏曰僕御以附近於人故傳以僕為附○還謂此章承上文胤而言而曰天
被所謂天被其胤子以福祿也又不但被其胤子以福祿而
所以景命之者使之有僕焉所謂僕者何也即下文女士之謂
也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 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叶獎里反。○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附錄 時李之說，既醉詩以爲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況生曰：兩事數有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則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祿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頌之。○愚謂此章承上文淑而言，而曰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即所謂景命有僕也。以女士而命之，其故又繼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可有女士則有孫子可知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賦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附錄 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通夫

纂疏 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嚴氏曰：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去涇近矣。術計也，所見言之。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

之尸卽用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謂之繹以
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祊
明日也此公尸來
燕是繹祭之事○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
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
禾反○興也爲助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毛氏曰渚沚也伐木傳曰湑莤之也莤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泲亦作濟以吉○鳧鷖在潨
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興也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說文潨小水入
大水也○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
燔炙芬芬叶豐勻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興也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
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

在渚在潀在亹皆水旁耳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鑿說也

鳬鷖五章章六句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顯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鳬鷖者也疊山謝氏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天之眷成王無窮也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弥并反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宜其子孫之眾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宜其子孫之賢遵夫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可知矣疊山

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〇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〇愚謂匹如匹夫匹婦之匹曰羣匹者猶所謂羣黎指天下之人而言之上文不愆不忘以其率由先王之舊章此言無怨無惡以其率由天下之羣匹也率由舊章則無愆忘矣於朱子率由羣匹則無怨惡於天下爲猶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即所謂率由羣匹之義也〇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鉏里反媚眉備反于天子叶奬里反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〇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〇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忘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文見之者美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攸

綱紀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此詩末章以水厂音
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附錄之意故上章云四方
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
百辟卿士莫不以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
綱常張而不
弛也甫孝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埸音易迺積迺倉迺裹餱音果
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埸
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也戚
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
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
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
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釋文公號
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參疏劉名尚書
傳公爵也王基云公劉字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不
當時名然則公劉其號也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召

公作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于子孫不可忘也董氏曰疆界疆者為之大界埸是小畔今之小界也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毛氏曰橐小囊大孔氏曰左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是其小也公羊傳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以巨囊是其大也鄭氏曰干盾戈句孑戟也戚揚斧鉞之別名戚大而斧小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之間再世不窋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東萊曰國都雖遷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汾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由反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問一章之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於人之京劉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

戎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與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先生曰自后稷之後至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又問如何謂之谷泉曰如今香爐是也時舉

嚴氏曰背聿衆脊乎之脊鄭氏曰廣平曰原嚴氏曰瑤言玉之美者曹氏曰琫刀鞘上飾琫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公劉相度平之地民之從之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繁矣○疊山謝氏曰宣云而其湮鬱之氣宣布其湮鬱則必無長太息者○篤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觀視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曹氏曰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地也嚴氏曰百泉衆水也今曹氏據杜佑云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篤公劉于

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礼反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
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爲韻○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
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
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
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旣成而落之旣以飲食勞其羣臣
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旣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
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
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問君之宗之曰東萊以爲二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
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
宗事也孔氏曰曲禮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王肅叔曰
祈羊牢豕牢也君之者以燕禮而待羣臣宗之者以燕
禮而待族屬也疊山謝氏曰宗法始見於禮記大傳曰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二也者宗其所自出也有百世不
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

田為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闢土宇既寬而且長)

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与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問徹田為粮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横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其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与横渠說疊山謝氏曰此章自御不同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時舉)其流泉以上言公劉建国之初度地居民為百姓立室宅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公劉制民之產因井田以定軍賦也鄭氏曰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国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二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而無副以周礼言三軍三万七千五百人嚴氏曰三軍雖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王晦叔曰大国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實制徹法皆起於此鄭氏曰夕陽豳之所處孔氏曰豳在山西不知是何山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国之東有大山者其惟梁山乎蜀

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溯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illegible]密也

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溯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溯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鄭氏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曹氏曰公劉所以治內者所善且終矣至於列國交聘之賓四方皇適之旅不可以无歸也於是復治館舍焉王氏曰周官道人之戰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廬者館也所以待行旅前言廬旅後言館蓋山謝氏曰民日以繁國日以強此周家王業所以興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

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傳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纂疏】曹氏曰雨後行道上之流潦黃濁不可飲然遠取之蓄之大器澄停俟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也疊山謝氏曰曰餴饎曰濯罍曰濯溉宗廟祭祀之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興也濯滌也【纂疏】毛氏曰罍祭器孔氏曰四時祭皆有罍卷耳酌彼金罍則燕饗亦有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纂疏】孔氏曰特牲注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叶烏歌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叶居何反以矢其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在由反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纂疏毛氏曰伴奐廣大有文章鄭氏曰伴奐自縱弛之意王氏曰弥者充而成之使无間之謂如易弥綸之弥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誠歌之辭也因成王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以先公之志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弥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无斁閟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念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狠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庾二反矣賦也昄大明也或曰昄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纂疏錢氏曰土疆上

于宇內謝氏曰亡字既厚惟祝其彌爾性爲百神之主而已矣東萊呂氏曰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逆欲斷其性則天位難保將无以主百神矣此二句嘆而美之下二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讀】曹氏曰茀多福也一祿二祿言得福之蕃茂疊山謝氏曰彌爾性者彌縫其性使渾全而无虧純粹而无缺也鄭氏曰純大也 ○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讀】疊山謝氏曰或問王所馮翼之人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不求其容也皆賢而上取人以德也德乃才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

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為綱綱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纂疏】輔氏曰体貌則顒顒然設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明如玉之圭璋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賦】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声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尔【纂疏】劉濟曰鳳凰見以時斂翼者之出處東萊曰自此以下皆言人才之盛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君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賦】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附錄】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

日翽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義二鄭氏曰山脊曰

菶二梧桐生之盛也雝二喈二鳳凰鳴之和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

岡嚴氏曰山陝陸氏云梧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

華守妍雅極可愛梧桑鄭皆五馬其子似乳綴其葉邊宋多或

五六七或一二○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二萋二則雝二喈二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

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畏

其遂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謂

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惟前來歌之意

曰矢詩曰矢詩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維

以遂成其歌致其嘆詠進戒之意而已由此觀之所謂來

游來歌以矢其音者固戒成王而亦召公所以自謂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劉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從人者縱无良之人將抗其君而竊其權以為惡為害則為之故无縱詭隨則无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印]濮氏曰毋章首言周民今亦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假詐以從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曾氏曰不畏明者大白日之下公為賊者曾无畏憚輔氏曰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內曰夷狄則撫柔一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其詳故必能其事也又將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辭是此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无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印]鄭氏曰休止息也嚴氏曰惛怓惑亂之聲疊山謝氏曰小人欺君之術不過詭隨

得君之從寧為惟救護明吏之心于出門庭必大无只悍也曹氏曰自一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愚按關雎君子好逑朱子釋云逑匹也今此章曹氏曰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師儒宗主吏友藪皆所以繫綴乃民而繫屬之使不離散所謂民逑者如此始倫其說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叶于逼反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叶得反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慝惡也罔極為惡无窮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

嚴緝 毛氏曰息止慝惡東萊呂氏曰此章謹遠小人近君子最也役小人以近有德賢小辨也曰威儀所以定命也自愿之士未有无威儀者王君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耆德賢者不可近其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起例反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以世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叶蒲寐反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叶特計反○愒息也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女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 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二者皆指王小子非

君臣之辭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亦猶小謝氏曰康誥云小康叔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亦此意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

繾句子書亦作闕皆闕○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寶愛之意言王欲以汝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汝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曹氏曰殘賊王氏曰正敗若敗而己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旡正矣疊山謝氏曰繾綣者恩意纏綿不忍相捨之意明皇之自賢林甫德行不竟寵也奸邪皆繾綣也嚴氏曰此詩五章言旡良恪散問被戮于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盡小人之獨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鄭氏曰玉女者言我欲令汝如玉然東萊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

猶謀也管管无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与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无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无所依據又不實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无所歸咎之詞耳[illegible]李氏曰岩民若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先言爲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与上篇同味詩意信然又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寮友之辭斥王邪辟乃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疊山謝氏引先生初辨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向作此心若无聖人矣則昏昏然无所依據矯諷訴爲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眞實而歸於誠道无虛空○愚謂厲王无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以盡其義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寮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其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盖弛緩之意孟

子曰事君无義進退无礼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懌於莫定也辭輯協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附錄】疊山謝氏曰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鄭小國也介於齊楚秦晉四國之間能保其社稷者惟有辭命足以動人耳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之辭命豈有不善者乎厲王之无道極矣此狀言善民未有不懌之辭者信乎辭之不可以已也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然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乃大言虛誕說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五章皆說寮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誅反○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寮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寮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寮友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

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濮氏曰天方降禍不可如此戲謔鄭氏曰老夫凡伯自謂嚴氏曰小子承上章同僚之文指用事之人李氏曰蹻蹻舉足高驕意疊山謝氏曰不可救藥如所謂死病无良醫也）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為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眾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蕩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疊山謝氏曰威儀卒迷書曰夫人自亂于威儀是也濮氏曰威儀既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尸而不復言語矣濮氏曰無以為資言其無生生之資曾莫有施惠我眾民

者皆責之辭以通○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
反下同無自立辟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合取求攜得而无所費皆言易
也辟邪辟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於民旣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說文作壎曰[illegible]音惑任皆曰牖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半珪為璋合二璋則成珪毛氏曰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珪如
璋言相合也嚴氏曰六章至八章皆責寮友而因以誨王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
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
師衆也垣牆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illegible]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李氏曰价
人或以為大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事者无所經見如兼存之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左氏曰君其修

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曹氏曰藩垣屛翰備宮室可以安矣若夫戚則周乎其外而爲之閑守宗子之警也固之枝葉休戚同之藩垣屛翰侍之以爲衛故人封同姓以爲盤石之宗此周之所以宗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憲也懠也其怒而變也其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附錄

時舉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時舉曰王明無一意這个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至無敢馳驅道夫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道夫問昨所論昊天曰明云云此意莫非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

不遂私見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illegible]嚴氏曰戴孫
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胸仁[illegible]即天道所謂
既樂驅馳即方逸所謂遊田郊代曰又與之游行衍遊豫天在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衍相從可不謹乎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卷第十七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王教首善於內 民心四服於外